

教育系列小说（三）



〔美〕露意莎·奥尔珂德著 郑晓沧译



小男兒

浙江教育出版社

《美》
露意莎·奥尔珂德著

郑晓沧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小男兒

沙露意莎題



小 男 儿

〔美〕露意莎·奥尔珂德 著

郑晓沧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字数229000 印数1—1500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8-0446-5/G·447 定 价：2.85 元

内 容 简 介

《小男儿》是《好妻子》的续篇。

蜀雯与德国教授弗力子结婚后，继承了马叔婆的遗产，开设了一所家庭式的学校——梅庄，它不仅是儿童学习的场所，还是一个儿童生活的乐园。在这里，性格不同的孩子受到了使之身心健康的教育，个个成了好男儿。小说情节生动，充满童趣，读之令人向往。

本书很适合青少年阅读，可作为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对家长和教师也很有启迪。

目 录

第 一 章	新境界.....	1
第 二 章	点 将.....	20
第 三 章	星期日.....	31
第 四 章	光明之路.....	55
第 五 章	洗手作羹汤.....	69
第 六 章	一个火星.....	93
第 七 章	奇顽的小女子.....	118
第 八 章	儿戏一班.....	132
第 九 章	小请客.....	146
第 十 章	倦鸟归巢.....	162
第十一章	博物馆.....	182
第十二章	迷 途.....	200
第十三章	真好朋友.....	230
第十四章	杨柳荫中.....	256
第十五章	文 课.....	277
第十六章	秋天到了.....	294
第十七章	人间遗爱.....	306
第十八章	风雨话黄昏.....	323
第十九章	感 谢.....	350

第一章 新境界

一辆公共马车从远处得得而来，到一所大宅的门前，马夫勒住了马，放下了一个衣服褴褛的童子。便有人开着栏栅大门迎接出来。这童子忙问那人道，“先生，请你告诉我，这是梅庄吗？”

“是的，谁派你来的？”

“劳先生。我并带了一封信，是送给这里女东家的。”

“行，上那所屋子，把信给她，她就会照顾你的，小把戏。”

那人说来具有一种愉快的情调。乃德——便是这童子的名字——被这几句话所鼓舞，就一路走去，心里好不舒畅。其时天已下着稀疏的雨点，洒着茸生的细草和含苞的花树。从那如酥的春雨里望去，乃德已见到一所方形大屋在他的前面，——看去却自有一番欣悦的气象，令人乐于接近，因为它有广阔的走廊，宽敞的阶陛，还有许多窗，窗里又见许多灯照着。里面分明没有装设百叶片或幔幕，所以那欢乐的光芒自会透窗而出；他在没有叫门以前，略有停伫，见里面墙上映着无数小影子在旋舞，又隐约听到许多少年人和悦的声音，私忖屋内这般的光明、温暖及安乐，像他那样的一个孤苦伶

行的“小把戏”总是没份的吧。

虽然如此，他还自己想道：“我望那女东家真会照顾我的；”于是就拿起门上的大铜钮，——一个嘻嘻笑脸的老人头形——作轻轻的一击。

接着，一个玫瑰色脸儿的女仆开了门，他一声不响只递过那封信，她接了过来，微笑着，她仿佛惯于接受陌生童子的，因为她指点门内小间的一个座位，向他一点头，说道：

“坐在那里，就在席上歇一歇，让我把这个送给太太去。”

乃德等着的时候，见得有许多许多的东西，足资欣赏，他以奇异的神色张眼四望，觉得这景象甚是有味，同时却私幸能躲在门边一个暗藏的角落里去观察一切，自己倒不会被人瞥见的。

那所房子里似乎充塞了童子们，他们正以各种娱乐方法消度这微雨的黄昏。分明地童子们是充塞了各处，“楼上楼下，以及女东家的房里，”因为从几处开着的门可以见到一群群快乐的大童子、小童子，以及不大不小的童子，都在从事各种消遣，虽然形式不同，其结果却已是十分闹热。右面两个大房间显然是教室，因为这里只见课桌、地图、黑板和书籍散布着。炉上燃着熊熊的火，几个懒怠的男孩子竟仰卧在墙壁火炉旁边，在讨论一个新的球场，兴奋得只见他们的靴子在空中乱舞。一个高高的青年却尽自在一个角里练习吹箫，毫不为他四周的喧闹所扰乱。另外有三个在跨桌子，间或停歇下来，透一口气。更有一个小滑稽家，以他们全体同

伴为对象，作了几幅诙谐的漫画，引起了不少的笑乐。

左边一间房里摆了一个长长的餐桌，上面已放着几大瓶新鲜的牛奶，几块黄的和白的面包，更有耀目的姜汁饼，整整齐齐堆积着，这些在童子的心灵里，是何等的珍贵啊！空气里忽然闻到一些烘面包的香气，又间杂了焙苹果的气息——这些又怎能不引惹着一个饥饿的小肚子和小鼻子呢？

不过最使他欣慕的景物，却还在那门内的小间里，即楼梯间里。在楼梯的最上层，一种拔河的竞技，正在活泼地进行着；某一段的上顶平台用作石子戏的场所，另一个用作棋盘，至于各个阶梯上，则有一个男童在读书，一个女童对她的囡囡儿唱着催眠曲，二只小狗，一只小猫，一连串的小男孩沿着扶梯滑下来，也不管这件事是大不利于他们的衣服，并且也容易危及他们的肢体呢。

乃德看见这桩兴奋的比赛，竟至出了神，不知不觉已逐渐离开了他的角落，冒着险走了出来；一忽儿一个很活动的男孩子，骑着扶梯滑下来的时候，因为用力太猛，连自己都抑勒不住，于是翻落了扶梯，砰然一声摔在地下，乃德听了，也就忘了自己，便赶到那个人的身边，想来他必已头破血流而半死了。谁知这个小孩的头，经过十一年不断的碰撞，已坚硬得如炮弹一般！因此他只把眼睛急速重霎了一回子，不半晌他已安静地仰看着这个新面孔，不胜惊奇地向他招呼，喊了一声“哈罗！”

“哈罗，”乃德也回答道因为他不知道更有别的

可说，想来那种答语的方式是最简捷而又便利的。

那个伏地的少年，一点也不动弹，却去问道
“你是新来的男小孩吗？”

“现在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白乃德。”

“我叫做庞韬摩；上去来一下子好吗？”韬摩就一跃而起，似乎骤然记到了对生客的责任模样。

“恐怕我还是不做罢，且看我能不能够留在这里再说。”乃德回道，可是他想留住的欲望却与时而俱深了。

“我说，小桥，这里又来了一个。你来招呼他。”这精神蓬勃的韬摩说了之后，又回复到他原有的游戏，兴致还是和以前一般地浓厚。

那坐在阶梯上的男孩子，听见他叫了，就举起一双棕黄色的大眼睛，仰头一看，再停了一息，——因为似乎有点羞涩——才把书放在臂下，庄重地走下来招呼这新客，这新客觉得这个躯体瘦长、眼色和善的童子，相貌上自有一种引人的力量。

“你看过了蜀姨母没有？”他问道，仿佛这是一种重要的礼节。

“我除你们孩子外，还没有见过别人；我正在等着。”乃德回答道。

“劳笠姨夫送你来的吗？”小桥温和而又庄重地继续说道。

“劳先生送我来的。”

“他就是劳笠姨夫，他总是送好孩子来的。”

乃德听到了这句评论，不由地脸上现出舒畅满足的神情，微微地一笑，使他削瘦的脸也觉得是十分可爱的呢。他不知道再说些什么话，因此二人便相向审视作无语的默契，直到一个小姑娘挟了他的囡囡儿跑了过来。她很像小桥，只不过没有那么高，并且有较红较圆的脸儿，和一双蓝色的眼睛。

“这是我的妹妹名叫小梅。”小桥声言道，仿佛是在介绍一个希罕而又珍贵的宝贝一般。

孩子们相互点了头；那小姑娘的脸儿上像是充满了快乐，深深地显出了两个笑涡，接着她以亲爱的神色说道：

“我望你能够留着。我们这里的日子过得多么有趣；不是吗，小桥？”

“自然。这便是蜀姨母所以来梅庄的理由。”

“这真像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乃德也加入他的意见道，觉得他在这两个和气的少年人面前，也不容不说几句话的。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小桥，不是吗？”小梅说道，她显然当她的哥哥最是渊博精通的。

“不，我想格陵兰的地方，那边有冰山，有海狮，比这里还要有趣呢。不过我也爱梅庄，这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能够在这里住着，也是很好的了。”小桥回答道，他其时正在阅看一本关于格陵兰的书呢。*他正想展开那本书，给乃德看其中的

* 格陵兰在欧洲北部，为一大半岛，冰天雪地，终岁严寒。

几个图画，再加说明，忽然那个女仆已经回来，向着客室门口一点头，说道：

“行；你可以留在这儿。”

.....

“我高兴呀；现在去看蜀姨母去。”小梅说了，便牵了乃德的一个手，神气上像是保护他的模样，看去何等可爱，这立刻使乃德将生疏落寞的恐惧，完全丢去了。

小桥又复去看他所心爱的书，他的妹妹领了这个新客到了后面的一间房里，在这里他们见到一个强壮的男子正和两个小孩在沙发上玩耍作乐，一个瘦削的妇人正写毕了一封信，她似正在重读一遍。

“他在这里，姨姨！”小梅喊道。

“这是我的新童子吧？我喜欢看见你，我的亲爱的，希望你在这里能够快快活活。”那妇人说道，同时拖他到她的身边，并以慈母似的抚摩和容色，去理他额上的发使其向后，从此乃德孤独的小心灵对她便觉依依不舍了。

她的状貌并不美丽，然而她却有一种欢乐的容貌，似乎总掉不了几种小孩般的态度与神气，而她的声音和举止也是这般的。这些事难于描写，却容易见到和觉得，使她成就了欣愉和蔼的一流人，容易和人相处，而且常常是欢乐的。她为乃德整理头发时，见到他的小口唇在微颤，她一副锐利的眼睛便显出了矜惜的柔情，但她却更加把这个衣服敝破的人拖近身些，笑说道：

“我是裴妈妈，那位男先生是裴伯伯，这两个是

小裴。小孩们过来见见乃德。”

那扭在一起的三个人立刻遵命；这强硬的人每个肩上顶了一个肥胖的小孩，便过来欢迎那个新来的男孩。罗勃和坦第只向他一微笑，可是裴先生却来和他握手，并且指点近处的一个小凳，以恳切的声调说着：

“这里已经预备了一个座位给你，我的儿；坐下去即刻烘干你的一双浸湿的脚罢。”

“浸湿？正是呢！我的宝贝，立刻脱去你的鞋子，我马上可以准备些燥的东西给你。”裴夫人喊着，她往来蹀躞得十分起劲，乃德还没有能够开口说话，已经见到自己要坐在一个舒适的椅上，并有干燥的袜子及和暖的便鞋在自己脚上了。于是他只说一声：“谢谢师母；”说得那么诚恳，竟使裴夫人又显出了慈祥的眼色，她本是个易于感动的人，至此感动极深，于是偏来说些开心的话。

“这些是庞韬摩的便鞋；可是他从外面回到房子里，从不记得把它们换上，所以他就没有份了。它们是太大些；那不就是更好呢？因为这么你就跑不快，逃不掉了。”

“我也不想逃掉，师母。”乃德说了，张开他一双齷齪的小手在那令人爱悦的火光之前，想起骤然达到这个境界，不禁叹了一口气。

“这便很好！现在我要好好把你烘燥，并且要设法除掉你那种恶咳。你咳得多久了，宝贝？”裴夫人问道，她一面搜索她那个针线大篮子，想寻找一条法兰绒。

“整个冬天了。我有一次伤了风，以后便总像不能好起来。

“莫怪，住在那潮湿地窑里，背上几乎连一条破布都没有！”裴夫人以轻微的声音对她的丈夫道，其时他正以一双老练的眼睛审视那个童子，特别注意到那瘦削的太阳穴，干燥的口唇，以及喑哑的声音，和一阵阵不时的重咳，咳的时候，使那穿着了打补丁背心的弯曲的双肩也不息地震撼。

裴先生和他的夫人两对眼睛互通了电报以后，他就说道：“罗勃，我的小帮手，轻轻跑到纳绥那边去，告诉她给你那一瓶咳嗽药和药膏。

乃德听到了用药，脸上显出有些担心，然而他的恐惧已消失于一次捧腹的大笑中，当裴夫人做着一种令人发矇的脸相对他附耳说道：

“听，我的滑头坦第硬做咳嗽的模样。我给你的露浆里含有蜜汁在内，他也想要一点呢。”

小坦第将瓶送到时，因为太过卖力，两脸竟至发红，所以等到乃德勇敢地吃了一服以后，裴夫人也许他一舐那个羹匙，并且拿一块法兰绒，帮助乃德把头颈的四周暖暖围住。

.....

这些治疗的初步还未完全做了，忽然听见一阵铃声，又一阵热闹的脚步经过那个楼梯间里，才知道已是晚餐的时间了。怕羞的乃德想这一趟要去见到许多陌生的童子，竟至颤抖起来，可是裴夫人伸出一只手给他，罗勃并以庇护者的神气说道：“不要怕；我会照应你的。”

十二个男孩子，每行六个，各自立在椅子的背后，一跳一跳恨不得立时动手，而那个高高的弄箫的青年，正在设法想稍减他们的热烈。也没有人随便坐下来，直到裴夫人在大茶壶背后就坐以后，她指着在她右手的乃德，介绍给大家道：

“这是我们的新孩子，白乃德。吃过晚饭，你们可以招呼一下。文静些，孩子们，文静些。”

她说话时，人人都凝视着乃德，然后都溜进他们的座位里，也想要斯斯文文，然而结果适得其反。裴氏夫妇尽他们的力量想使童子们在用膳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平常却也尚有成绩，因为他们的规条既简单而又合理，并且童子们知道他们俩是在辅助他们，是在给他们以幸福，也是尽力服从的。但有时那如饥似渴的童子们也有非用威力不能抑制的趋势，星期六的晚间在半天休假以后便是一个好例。

“让小宝贝们有一天可以心满意足地叫喊，喧闹，笑乐。——一天放假的日子，如果没有很多的自由和嬉耍，便不成其为假日，所以他们每星期须有一次痛快淋漓的吵闹。”裴夫人常这么表示她的意见，一般矜持拘谨的人却诧异；为什么滑扶梯，丢枕头，以及一切恣意欢乐的游戏，竟会在梅庄素日肃静的房子里发现。

有时看去，那种房子确有被拆塌的危险；然而却总没有过，因为裴先生的一个字，任何时候均可立致安静，童子们也知道自己是不能误用的。因此，虽然有许多危险的预测，学校尽自发荣滋长，

学生渐习于礼仪而养成其德性，竟有莫知其然而然的。

乃德那时殊觉舒适，前面既有高大的牛奶磁尊以为屏障，转角便坐着庞韬摩，裴夫人又在身边，见他的碟上或杯里一空的时候，随时便为他倾满。

“坐在那一头的姑娘身边的是谁？”乃德趁大众笑乐的时候轻轻问他年轻的近邻。

“那是柏小桥，他是裴先生的姨外甥。”

“这名字真稀奇？”

“他原来的名字是乔恩，但他们称他为小乔，因为他的父亲也是乔恩呢。不过却写作一座桥的小桥罢了。这是一个笑话，你看不是吗？”韬摩说着，又不惮烦地加以说明，乃德实在还没懂得，然而也陪以微笑，而且特别兴致地加上一句：

“他不是是一个很可爱的童子吗？”

“可不是吗！他真博学的很。”

“在他旁边的一个胖子是谁？”

“啊，这是柯太胖。他的名字原是乔治，不过我们称他为太胖，因为他吃得太多了。在裴伯伯旁边的小家伙是他的儿子罗勃，还有那个高大的拂朗是他的侄儿；他也教一些儿，仿佛照顾我们的模样。”

他会弄箫的，不是吗？”乃德问道，其时韬摩却已不能讲话，因为他刚把一个蒸熟的苹果塞进嘴里去了。

韬摩只得点头示意，可是不知怎的，一会儿，他居然便又说起话来，道：“啊，可不正是吗？我们有时还跟了他的音乐跳舞，做体操呢。我自己喜

欢一个铜鼓，正想及早把它学会。”

“我最爱的是提琴；我也能弹的。”乃德道，他在这有趣的题目上，不禁说起知心话来了。

“你能够吗？”韬摩问时，并以充满了兴趣的圆睁的眼从他水杯的边上望着他。“裴先生有一个旧提琴，他会让你玩的，假如你要的话。”

“你问我能吗？啊，那是我最喜欢没有的了。你瞧，我常常和父亲，以及另外一个人，一路玩提琴跑码头，直到他死了为止。”

“这不是有趣的吗？”韬摩惊服之余，不禁喊道。

“不，这是可怕的；冬天那么冷，夏天那么热。我有时倦了；他们有时发了恼，我吃的东西也不够。”乃德说到这里，停下来将姜汁饼咬了一大块，仿佛要使他确实相信苦命的年头儿是已过去了的；然后他更以惋惜的神气说道：“可是我确也爱我的提琴，不见了它，也觉得不自在。那个人——倪古老——等我父亲死后便把它取了去，并且也不要我，说我是有病的。”

“假如你奏得好，他们会要你加入音乐队。看我说在这里。”

“你们这里有音乐队吗？”于是乃德的眼睛亮了起来。

“我想是有的；一队活泼欢喜的音乐队，一起都是男孩子；他们有时举办个演奏会和这一类的东西。你只须明天晚上看好了。”

说了这一番欢欣鼓舞的话后，韬摩又复去享用

他的晚餐，乃德却渐渐深入于非非的遐想，虽然食物满前，也似无心去尝味了。

他们这一般谈话悉已入于裴夫人的耳中，但是她仿佛只专心在倒牛奶和照应着小坦第，其时这宝贝已是朦胧欲睡，他竟放他的瓢匙到眼边，点着头像临风的罌粟，终于把面颊靠在一块软的小面包上，沉沉睡去了。原来裴夫人所以置乃德于辘轳的旁座便因那个既胖又矮的童子对人一团和气，随随便便，所以羞涩的人很爱和他接近。乃德也觉到这一点，在一席晚餐的时候，竟向他说了几句知心话，这恍似给了裴夫人一个钥匙，可从中知道这个童子的品性，这胜于她自己和他谈话呢。

在劳先生介绍乃德前来的信里，他曾说道：

亲爱的蜀，——这里是深合你心意的一件东西。这可怜的童子现在已是一个孤儿，贫苦而又无可告诉。他一直是沿街奏乐聊求糊口；我发现他在一个地窖里，伤念他已故的父亲和丧失的提琴。我想他是可以造就的，因此自忖我们几个人或者可给这个小小的人儿一个援助。你治疗他辛劳疲惫的身体，裴尔帮助他荒废怠弛的心思，等到有了成效之后，容我看他还是个天才，或只略具才能，得一技一艺以自免于冻馁罢了。且给他一个机会，如同不为别的而只为了你自己的童子。

坦第

裴夫人读了这封信，叫道：“当然我们愿意的！”等到她一见乃德，她就立刻觉得，不论他是否天才，当前总是一个贫病交迫孤苦无依的孩子，他所